

白沙子全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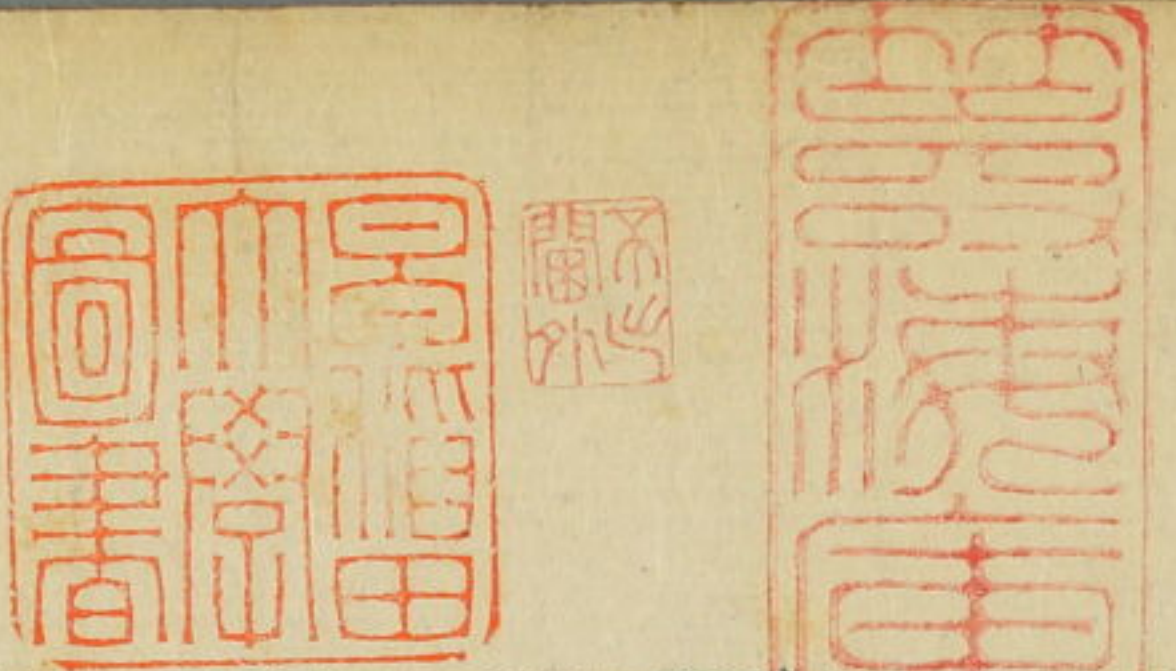
和
1084
10

+



門和16
1084
卷10

其簡而怒且譏耶足下勤勤于僕之意每見德
乎與語未嘗不增戚戚於胸次顧足下之所欲
爲者其機未始不在我如足下亦何所不至慎
勉之毋以畏難止也承在陰陽家諏日等問僕
不究其得失然大槩以爲術家之書其說至於
禍福故不宜盡拘盡拘則害理聖人無是也吾
徒作事宜何所法守聽命於術家之說而我無
所可否焉僕竊惟今人不取也小五星等書自
地理家秘而不傳然其說亦動靜兩端而止耳



足下將求之不一耶反求之吾心以觀其會耶
抑徒寶愛其術而思藏其故紙耶足下欲之必
有其指不愛一言以慰懸仰幸甚幸甚

復李世卿

先生門人

圭峯山靈相候已久何濡滯爾耶世情不可盡
徇盡徇則失已與諸鄉老龍興寺舍相對竟日
孰與置一榻於圭峯爲足快也邑中山水白龍
玉臺最勝諸前輩有賦詠可盡收拾志中慎勿
留意拙作爲世卿累也切囑切囑昨晚陳伯謙

過白沙出示與僧文定詩頗有援揀意不審聞
於邑主否封去某近作記文一首據拙見詞格
不古終傷安排不知世卿以爲何如朋友間評
論文字在於求益奚事虛讓爲讀畢還一字示
可否乃老拙所望於世卿者也

與賀諮

賀生秀才得生書把讀未半亟呼童子使召犬
子來讀之何生之言似乃翁也幸甚昔在長安
日過乃翁生時方毀齒能知兩翁意見輒呼曰

4
白澗先生集 卷三
我老先生來矣坐則置生膝前撫生項與乃翁
語至今岐嶷可想生猶略記老先生面目乎味
生之言其志遠且大恨生不生南海又恨夙疾
支離老脚不能及遠冀一見生容止接生言論
有疑相與對面折衷之何可得哉里生陳紹裘
行託以告區區禮闈之會可必否耶

答陳宗湯

先生
門人

得宗湯六月十日書書中作字太奇老眼不識
服周讀之以告我耳丘侍御取道還閩過白沙

留語竟日獲聞考察事詳微侍御宗湯索我於
黃雲矣周憲長半辭之頃訕已信人洞見肺腑
二公爲天下惜人才公去取同此心也侍御尤
拳拳於桓溫問孟嘉之一語噫何愛人之無已
也宗湯念之一時交游東顧西覆民澤可期遠
到西望衡山神爽飛去然自去秋感疾迄今未
堪舉踵餘亦無足觀者所須縣誌謾在一冊世
卿爲此書蓋亦自以爲未足云

與周文都

先生
門人

來喻具悉畜來始末前此未知也昨日簡中言
偶與之合耳然不害爲義也非子來死於道路
久矣度來之心不肯舍子而之我來若自計日
不違主之命是亦報子也吾斯納來矣來雖小
所以處於來大者存焉吾此心是也此心滌之
則明物澆之則暗此吾所以不敢苟於子也傳
曰以友輔仁

與梁貞

先生
門人

肺病外感則風內感則煩調攝之方莫先虛靜

舉逼人能置之否耶戒鄺珙覆轍念老朽
之狂言惟在正

與羅冕

先生
門人

得五月十九日手書具審比來侍奉吉慶徒以
老朽旦夕往來于心憂之深言之切有如吾服
周者乎老病不勝喪賴諸友之助比得安小
廬山之兆迄今塋封麤畢遣人去買藤縣木歸
建塋前小屋爲祭享之所立祭田使人守之孝
子欲報於親之心如此而已耶痛哉無可議者

白沙先生集 卷三 三
矣溽暑不可處近遷上碧玉西偏病稍輕於昔
幸未卽死吾子無爲老朽戚戚也官窶牛商云
於館中便略此見區區不能悉

與鄭文吉

章之內兄羅經水母灣人金成之義主翁也內
兄存日窘甚棄其居第還車陂死無子遺二妾
女一居孀一在其室其困日甚今欲取來白沙
恃愛干瀆倘遇人船之便先令金成走車陂取
至廣搭附來白沙極感極感頃者市藥之費遣

人致之不及裁謝

又

金成役者借勞一日蓋有弗獲已者實恃知愛
瑣瀆爲愧外是零替之餘一坏土賴以僅存雖
在螟蛉吾敢藐焉公且隨力剪拂之不但金成
之德之也茶果盛惠前此藥資感感不別裁謝
山茗二裹表忱

與黎潛蕭倫

先生
門人

先妣不幸卒於今年二月十六日卽日塋封甫

畢穴在小廬山圖新書舍旁其以衰疾執喪氣
息奄奄如賓客知舊往來記一忘十間獨於潛
也倫也思之不置二生之思我從可知矣愛之
深言之切老朽何以答二生之拳拳發憤進步
一日千里

與趙日新

久不見生一日得生手書如語予館中不知其
在羅城也去白沙幾年味生之言欲再見白沙
而不可得甚矣生不忘白沙也憂病之餘泯泯
默默可爲他人言者念生忠信之人可與其學
然問之者未切告之者無序生雖有求於我其
何補於日用乎賓陽陳掌教可人也可一通之
餘不具

與太虛

太虛師真無累於外物無累於形骸矣儒與釋
不同其無累同也太虛尚能覓我於衡山否耶
別紙錄去舊稿試爲我誦之章非能言者大虛
豈俟多言哉

與鄭舉人

昔錢宣靖公推官同州有富民亾其女奴女奴
父母訟于州州命錄事參軍鞠之錄事實貸於
富民不獲乃劾富民父母共殺女奴罪應死公
疑其獄留數日不決錄事詎曰若受富民錢欲
出其死罪耶公笑謝審使人訪求女奴得之則
免富民父子於死知州以公雪寃死者數人欲
爲論奏其功於朝公固辭曰若水但求獄事正
人不寃耳論功非本心也且朝廷若以此爲着

水功當置錄事於何地耶錄事詣公叩頭請謝
公曰欲情難知偶有過誤何謝也僕每讀書見
此等事未嘗不歎息古人用意之厚而平生區
區所存亦未多愧頃因田土細故與足下有言
足下遽賜之手札辭亦費矣假令質成於官司
尺寸壤得未足爲喜而此事一白則直在已而
曲在人斯自慚耳僕非不願爲古人之高持事
有專主義不容於自遂惟足下亮之而已

與鄧球

先生
門人

韶廣相去未遠一問不通今幾年悵想無已卽
日蒼頭至辱手書并惠米布諸物具審雅履佳
勝志業日新爲慰某奉母之外無他况惟益衰
耳首夏湖廣嘉魚貢士李承箕世卿者過白沙
甚聰明有文章留白沙數月不忍別去議論間
頗覺有益恨足下不與同也眼中朋友求可與
言者不可得世味之移人者不少大者文章功
業然亦爲道之障爲其溺也足下苟有見於此
幸甚幸甚章亦欲告於足下者非尺牘能盡

與趙壽卿

蔡三兄弟欲求壽卿長蒔田耕住以舊於我佃
故求通一言惟裁之不可則止亦無固必也謝
伯倚近至白沙以前所托通好於李氏者季之
唯唯可見人心所同也知之

與周用中兄弟

天地自然之利人得而取之何分彼我使諸子
姪如老朽何所不讓使老朽如諸子姪亦何所
不爭向義不如就利尚德不如用智朝三暮四

白沙班金集 卷三
口與心違強之以其所不能則怨諸君豈不謂
然乎今只以鄭明府所書券爲實更不問其是
非但據用中用到價銀若干老朽願償之如此
既不獲罪於鄭又不負用中諸子姪亦可以釋
然矣解紛之策莫過於此諸君其亮之

與李孔脩

先生
門人

子長乳瘡當一場重病今脫然矣聞之慰喜賴
朋友之助先妣得安小廬山之兆卽日塋封肅
畢三月而葬禮也亦時也始以吾爲殯官論者

紛紛今帖然矣寢食夢寐舉安事不揆諸道徒
人言是狗奚可哉未有會晤之期惟加愛

與范規

先生
門人

近有人自南京來承定山先生偶得右手足風
痺之疾近雖小愈尚未脫然欲求養生之術非
能用莫能盡之以此相托定山平生故人老而
嬰疾可念可念能用定山之交亦不可謂淺淺
者何愛一行如能用寄跡山水間去來自由自
此至彼數千里坦途計日可到然亦不敢必蓋

行止非人所能頃來衡山之約如許又可固必
耶專此馳問倘蒙金諾先乞飛示早晚須一至
精舍商量切望切望

與趙汝夔

卽辰聞舜英護母夫人喪歸矣遠道無虞幸甚
幸甚但未審几筵安在何處近來邑里中夜劫
之盜橫甚可畏宜得一穩便處無水火盜賊之
虞方可停柩此送死第一義君子見幾而作時
義當然幸自裁之勿奪於浮議憂病中未由奔

慰想能亮之

與董子仁

前九月得周文選書知子仁久乞省家居多賀
多賀又云在高亦養病歸或不可起不審此語
何謂前此獲手教及克恭書感歎屢日凡百且
置之勿論只平生問學一事極索理會不可悠
悠人一身與天地參立豈可不知自貴重日與
逐逐者伍耶某奉別後更無他惟一味守此益
信古人所謂自得者非虛語今幸老母羸康地

年沙刊集 卷三
方無事日夕與二三友討論所未至亦殊不厭
惟有志者少薄俗振作尤難日邁月征良可憂
耳聞羅先生杜門廣昌張內翰會講西山克恭
闢書齋於後圃靜坐皆不以病廢學子仁何日
復京尚希一札以慰惓惓某自春間一病自汗
到今尚未脫體臨紙牽勉言不能盡惟亮察

與張聲遠

先生
門人

久不得字去年託賀官人往一紙尚未卜沉浮
一別音耗便爾難得可歎可歎秋試捷否不足

憂喜謾欲知之耳時用孑然客帝京忍寒餓二
十年爲母家不去誠亦可憫萬一了此心事不
東入吳卽南走羅浮與兒輩下上四百峯頭采
蕨亦可供也謾思及之此日病正愈臨紙不復

一一

又

得正月十一日手書悲憤填紙幾不可讀平居
相與論議慷慨未始不以外生死爲達填溝壑
爲賢一旦臨大故不可堪忍之時尊卑疾病盈

室家無錢財作何措置况於東吳反葬水陸數
千計亦不下二十金所費將誰仰耶勢利風馳
朋友道缺昔人所能者例不可望於俗輩如某
一二麤知抑皆所謂旋渦裏佛不能掬落水羅
漢奈何奈何情切事違心邇人遠撫紙興懷徒
增悲忤惟亮察不具

與譚有蓮

比日家僮自貴里來承口諭欲爲小孫田議婚
以平卿之孫女平卿善士與古愚先兄游處亦

通家也幸甚幸甚第恐傳言或誤好事多魔於
是叩諸著得大過之豫蓋吉占也未審果如尊
意否夫量才求配聞之先賢計產許婚甚於流
輩癡孫疑未中東床之選世業恐重貽西隣之
憂是以未能釋然於鬼神之謀也專此馳白庶
幾爲是一來倘不以踈外見疑拱俟拱俟

與陳德禎

聞近被繫郡獄懸切懸切計今當道多明察想
不加害於無罪之人否泰數也勿過爲隕越人

不幸所遭有甚於此者亦無可奈何且安心順命善將攝爲禱

復陳冕

蒼頭至得書承貴念漸平復喜慰之至更慎小愈以赴秋闈之選幸甚幸甚得失雖云有命然更委之命亦恐未盡今一科所取士若干多備數一時耳安可據以自比耶如莆中舉子多真舉子與僥倖尋常者相去奚啻十倍如是而失解誦伊川之言以自解可以無愧矣餘不悉

與舊生陳魁

生仰給歲月於鉛槧瓶無贏粟以畜其妻子年幾六十益以疾病困以盜劫士一窮至若是哉昨望見生龍鍾如東田老人稍就之疲頓與石翁異者幾希然與之論舊事寫平生於我三沐三薰之歷歷猶是也使我囊中有九還大丹能反老爲童與生共之庶幾其成也可待生旣絕望於我矣我更望於何人惟日夜孜孜斃而後已生與我皆然復何道哉復何道哉佃者還聊此

白雲子集 卷三
復制中不具

與容一之

先生門人

幾日不得至祠下眠食何如一之平時筋力倍予今云瘠甚則老者可知矣古人處老有道處病有道處死有道夫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其處之之道乎旦夕欲見一之輿論之不審力疾乘竹堯子能一至碧玉樓否耶專此馳問惟自量

又

今日貴恙輕否老梁課好決定不死可無憂也昨晚手書與陶公勸勿建書舍未見報札爲此一事數日往來于心殊無好况章因多病厭苦人事決策往平岡朋友間多不省事多言平岡土瘠難望成田老母聞之遂阻此行奈何奈何此非不忠愛於我抑未知所以忠愛也平岡土雖瘠然便謂其終不成田則又疎矣天下豈有棄物而人欲爭者乎不信人之言眼前事所見往往如此可笑也何日可動到齋一話甚懸懸

也。比聞足疾傷於勞而發，由老朽故。今思之，但有慙負而已。奈何奈何！先妣墓即日塋封，麤畢遣人去采藤縣木爲祭享之室，使人守之。立祭田求墓誌事皆不可缺，又不知人子思慕其親而欲報之，其大者安在耶？困於財，限於分，蓋亦無可議矣。近苦憂病相持，無以自遣，尋思只有虛寂一路，又恐名教由我壞，佛老安能爲我謀也。付之一歎而已。何日對面罄其所欲言。

與馬貞

前日舟中與一之談及神理爲天理，萬物主本長在不滅，人不知此虛生浪死，與草木一耳。神理之物非但不可戀着，亦其勢終不能相及。於我何有？伯幹病至此，當大爲休置。縱未至灑脫地，亦漸省得些。撓亂幸而天年未盡，便從此覺悟神理，口著非小益也。老倦不能再省視，令真福往候，以此能一開目否。

與陳秉常

先生
門人

辱書見勉，勿斷酒肉，扶養衰軀，真情苦語，足仍

白沙子集 卷三
拳拳頃者賴諸友之助先妣得安小廬山之兆
即日塋封甫畢遣人去采藤縣木爲祭享之室
立祭田求墓誌事皆不可缺又不知人子思慕
其親而欲報之大者安在耶限於分困於財蓋
亦無可議者矣到京見定山先生潘時用姜主
事問我以是告餘不敢囑別紙所議禮想是但
老朽檢閱未得且置之病畏多言念吾子遠別
聊復此耳途次見東山劉都憲先生告厓山慈
元廟成甚完好因以先母訃告某在病不具疏

與崔楫

先生
門人

承示諸作見意思始者期民澤九月入羅浮四
百僊峯依舊見之但不在脚底耳來喻不忘在
學幸甚但恐進退未決不立輩水陣終難勝敵
希說勉之歲月不待人也李子長落水羅漢吾
輩皆旋渦佛耶何故無一人救之豨豨草果神
效當求識者致之感掛意某復希說秀才

又

某疏不意先府君奄忽傾逝衰病多遺不時奉

自沙彌子全集 卷三
慰罪罪比日寒甚想孝履如宜棄禮從俗壞名
教事賢者不爲願更推廣此心於一切事不令
放倒名節道之藩籬藩籬不守其中未有能獨
存者也老拙所見多矣願希說勉之

與伍光宇

昨晚景雲歸具悉老兄動定某通夕爲之不能
寐覺得老兄此病非止疾痛之爲心害心寓於
形而爲主主失其主反亂於氣亦疾病之所由
起也今人惟知形體之爲害而不知歸罪其心

多矣心之害大而急者莫如忿爭夫有所不平
然後爭爭至於忿斯不平之至而氣爲之逆逆
則病生矣雖所致疾之由寒暑饑飽勞佚失節
居多而此之弗謹實吾自爲之不可不知也據
景雲所說老兄於此一項罪過全未肯認全未
磨洗縱疾痛不積於此氣象所關尤非細故林
緝熙所謂怡怡之說殆亦忠告之言也盍深省
之否則未有入道之期也不罪不罪

又

自沙詩集 卷三
賤軀失養百病交集近過胡按察請教以心馭
氣之術試效立見驗但日用應接事煩不免妨
奪工夫不精今欲自五月一日爲始以家事權
屬之老母非大賓客令諸兒管得及光宇未復
白沙借尋樂齋靜居百日有驗卽奉還也光宇
決策往青湖則此屋亦須有分付某將來却是
東道非僦屋人矣呵呵

又

今晚叔貞兄弟過白沙適有客遠方來而賤疾

又作遂辭去晡時螟姪歸自南山具審比日遺
恙增劇皇恐皇恐天果無意於善類耶未可知
也陳後山之詩一時人皆不好獨山谷與坡翁
知之卒能行於世後山亦到今不死夫苟有可
恃雖死可也况未必死乎不具

與陳德雍

其啓清江之去白沙幾山幾水一夕恍然與德
雍先生葛巾青藜相值於寶林拍手笑語坐佛
燈前促膝嬉戲若平生不知其在夢也及覺始

自沙手全集 卷三 四
悵然若有所失卽復閉目入華胥尋向來所見
一恍惚旣不可得則又歎清江之去我遠德雍
今存亾不可知况欲與之握手耶某別後况味
如昨但年來益爲虛名所若應接旣多殊妨行
樂耳平生只有四百三十二峯念念欲往亦且
不果男女一大俗緣何日可盡雖云道無凝滯
其如野性難拘尋欲振奮一出又未能也德雍
老矣頗復能記憶寶林昔日之言否乎臨紙不
勝悵惘

與李德孚

某聞古之廉士資送其子有鬻一犬而足者今
犬之殖幾何貧者雖有百犬不以資送鬻也不
鬻則耻之矣耻非其所耻何所不至甚矣俗之
能移人也別紙稱清門羅某何敢不從脫尚未
免芥蒂人言則莫若崇儉以導之令盡去俗樣
異時資送之來白沙必勿留一塵以累吾自然
幸甚幸甚凡此一聘之費大率不過十金但如
來教則太近俗而惡無文故以釵與幣易之而

侑以羊酒不審以爲何如

又

別紙乞恕專擅聞老兄近復假館禪林靜坐此
回消息必定勝常耳根凡百所感便判了一個
進退老兄今日此心比諸平時更穩帖無疑否
賤疾幸少脫體但尋常家中亦被聒噪情緒無
歡大抵吾人所學正欲事事點檢今處一家之
中尊卑老少咸在才點檢着便有不由已者抑
之以義則啻和好之情於此處之必欲事理至

當而又無所忤逆亦甚難矣如此積漸日久恐
別生乖戾非細事也將求其病根所在而去之
祇是無以供給其日用諸兒女婚嫁在眼不能
不相責望在已旣無可增益又一切裁之以義
俾不得妄求此常情有所不堪亦乖戾所宜有
也

與潘徐二生

去冬得二生手書半月置床頭日一展展時一
發歎後生所急者何後生所畏者何轉瞬來便

都望三十四十不自激昂不自鞭策將來伎倆
又似拙者模樣耳奈何奈何蕭先生書報潘生
近聘岳家甥女可喜可喜然自是轉多事矣拙
者正在不了中自曉事者觀之未必不以爲憂
也呵呵

與伍伯饒

有牛眠於此意中了了而不能使人信得伯樂
一顧增價十倍甚幸甚幸山人眼家人夢卜人
卜三事不期而合復奚疑謹此馳賀餘不具

與林蒙庵

某啓不聞問久矣忽得手書讀之恍若蒙菴之
登我堂也昔者嘗一造蒙庵於京師則拜蒙庵
今思蒙庵而不見見蒙庵之書則拜其書如對
蒙庵焉嗚呼可勝慰哉賢者之愛人也期於德
不賢者之愛人也期於姑息讀蒙庵之書知蒙
庵之愛我亦如我之愛蒙庵也雖然有甚愛者
有甚憂也蒙庵之愛我甚其於人也則憂僕之
自愛則憂其於人也則否憂其憂無憂人之憂

其亦有以異乎蒙庵官于朝也則行乎朝僕之居山林也則行乎山林蒙菴欲以其道施諸人僕猶未免於自治其不能無憂一也在已在人則殊耳梁石時可之憂在已者而亦爲人憂克恭則舍其在人者以自憂是三人者僕皆有慕焉而其憂不同又何怪乎出處之殊也蒙庵所稱胡提學亦如蒙庵之憂者也彼其意以爲古之道不徵於今則人不信不信民弗從是固憂時者之所圖也其爲人也雍容平恕樂善而忘

勢其於僕也有一日之雅焉僕之得譽於提學苟非其爲人之急亦朋友相好之私耳非提學之心本然也蒙庵置之勿言可也古之爲士者急乎實之不至今之爲士者急乎名之不著周子曰實勝善也名勝耻也僕竊願與諸公共勉焉若無往來音問之有無各隨所感應之宜疏疏宜數數不過乎情不弛乎敬惟當乎時義焉耳此之謂易也必曰我無利乎彼我勿言不可也持此以廣蒙庵之意何如

與時矩

先生門人

宇宙內更有何事天自信天地自信地吾自信吾自動自靜自闔自闢自舒自卷甲不問乙供乙不待甲賜牛自爲牛馬自爲馬感於此應於彼發乎邇見乎遠故得之者天地與順日月與明鬼神與福萬民與誠百世與名而無一物奸於其間烏乎大哉前輩云銖視軒冕塵視金玉此蓋略言之以諷始學者耳人爭一個覺纔覺便我大而物小物盡而我無盡夫無盡者微塵

六合瞬息千古生不知愛死不知惡尚奚暇銖軒冕而塵金玉耶

又

某慰言四月二十五日得黎三報悲惋連日太夫人一旦厭世時舉不幸遭此痛極奈何奈何今日之慟昔日之思何者爲怨何者爲憾縱浪大化此往彼來吾將校計其短長非耶溝塹壑委在我者一切任之而獨留情於水菽非耶賢者力行已志惟恐一事不底於道其能合於親

白沙子全集 卷三 五
者幾何吾重爲時舉悲之老病支離不供走弔
惟強粥自大不宣

又

禪家語初看亦甚可喜然實是籠侗與吾儒似
同而異毫釐間便分霄壤此古人所以貴擇之
精也如此辭所見大體處了了如此聞者安能
不爲之動但起脚一差立到前面無歸宿無準
的便日用間種種各別不可不勘破也拙和一
首奉去可一閱更將中庸首尾緊要處沉潛要

見著落却還一字也獻章書與時矩

與謝伯欽

聞子酣於鬪矣老衰無能爲援請竭端末利害
爲子籌之知貪得之爲害絕禍於未形上策也
不役一錢不損一人以直道爭之官府失得付
之於數必不已而與之均焉中策也損財以爭
而家日耗殺人以爭而冤日積僥倖錙銖難得
之利自遺鈞石不測之憂此下策也若能歸咎
於已舍之勿爭以分產悉推諸弟清修苦節以

白雲子全集 卷三 五
立於世如子才不出十年天下皆服其義而仰
其德令聞洋洋播於四方輝光赫赫流于無極
視平生不得意處如秋風之振木葉零亂脫落
無復芥蒂之蹟因敗成功此又策之奇者也諸
策惟上策省力而易行然已無及矣其餘可否
更請擇之

又

葫蘆甚美山廚得此免乞憐之瀆感感聞近欲
遷居木洲求靜可喜可喜然未若北角就田而
家尤便也韓子云恨入山之不深入林之不密
去煩入靜當亦有漸乎未間閑來一語

與潘舜絃

儀禮一書訛缺板多一經先生與黃大理手校
便爲完帙野人平生際遇未有如此奇者敢不
拜賜空山深夜兀爾一榻撫卷卽如對面耿耿
達旦

與庠中諸友

春初承諸君枉顧屬有哀事旣不獲披接又不

果以時還謝多罪多罪近按察胡先生過白沙青燈敘舊之餘輒及此方人士倦倦以爲已之學望諸君甚盛意也某親領誨言不勝感感尋欲與諸君共言之賤疾固未及諸君方急於秋試區區迂濶之談恐難驟聽然又不敢淺窺諸君而謂吾言之無益而不言也謹此奉瀆萬一諸君之留意焉

與僧文定

僧文定嘗參學四方坐關於觀音山三年蓋廣

僧中之知者也偶以事繫縣獄慮是非之不見察也懇予爲白之予以邑主楊侯公明必不妄加害於無罪之人予嚴干謁人之戒久不可破文定從西方之教苟有得焉則能以四大形骸爲外物榮之辱之生之殺之物固有之安能使吾戚戚哉示以是詩一戒持來三十年何曾長揖長官前山僧若有西來意不把形骸乞世憐

慰馬默齋喪子

吾子得數之奇孰與孟郊孟郊產三子哭之連

日今吾子之哭凡幾抑又有不盡同者焉郊爲詩盡泄天地鬼神之秘而不爲造物所予不知其後何如吾子厚積陰德於必有鳳雛麟種降爲家寶此未足深惜也

慰鍾五

令只竟爲泉下客矣足下當甚悲痛令兄今生幾何矣眼中如此逝者不少又何足怪但人未死前一日誰肯信著此事終日勞勞而不自足及至死時便無可主張亦可悲也已拙疾未由奔慰謾在此紙惟足下亮之

與林時表

時表而代而父侍奉大夫人几筵何得舍朝夕奠而來應試老朽聞之竟日不樂欲致一書計已無及於事遂不果此發去兗州訃否褒弟去冬死北京果然惜哉適得尊甫翁濟寧四月望日發來手書進退不能無遺憾矣奈何奈何老母塋封甫畢未由遣人致慰幸亮區區緝熙行時云到部須求便養而自去冬謁選至今年春

白沙子全集 卷三 五十四
四越月矣授以山東兗州府教授然後奏請便
親冢宰不許前此何不引例告選司當言而默
欲焉待哉舉措如此謂之不濡滯人孰信之宜
其不見許也中間揀選冢宰見怪假令不病將
不計其不便於養而就選耶自古進退不決於
內則其形於外依違可否之間而欲人之不我
疑不可得也烏乎惜哉

白沙子全集卷之三

終

